

总理一月三十日晚十时到三十一日 早三时半接見十二冶、十三冶出席冶金會議 代表時的重要指示

(記錄稿，未經審閱)

兩個單位都到齊了吧！

同志們：今天想請十二冶、十三冶兩個公司的革命羣衆組織代表來見一下面。你們後來的，把你們邀請來是一月十八號，今天是三十號。二十五號伟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接見了冶金會議代表，你們後到的，沒能安排上。

今天想和你們談一談。原來的代表都回去了吧，多數回去了，只把山西留一下，要作工作推動推動。

山西奪權是第二名，緊接上海“一月風暴”，現在是落後了。落後了就要趕上去。

十三冶“決死縱隊”就是“紅總站”的。（楊承效：觀點相同，兩個組織）

（總理按照名單，逐個詳細的詢問了十三冶參加接見的全體代表的年齡、籍貫、經歷、工作等方面的情況。）（問楊承效時）前年二月開會成立省革委會那次，你不是來了嗎？（楊答：在京西賓館開會，我參加了），（問陳廣仁時）楊承效、陳廣仁，你們兩個不是一起造反的嗎？一九六七年奪權不是一道嗎？你們兩個都到北京來了（陳答：我沒來），來了一個，你們不都是革委會常委嗎？原來是一對紅，現在是一邊一個，一對紅變成對立“紅”。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沒有對立“紅”，還是要對對紅。

（陳廣仁匯報：他們公司在金堆城有二千多人，在太原有一萬五千多人）這麼大的公司。你們奪權是不是在一起？楊承效同志，你們革委會原來多少人？（楊答：常委一邊十五個，三個幹部，一共三十三人）。三個幹部帶你們來的？（楊答：帶隊的是劉漢英同志）

（問趙景龍的工作，趙答收房錢的）跟誰要房錢？（趙答：跟工人）十三冶有多少房子？（趙答：有一千多幢）一家住一兩間房子？房子是十三冶自己蓋的，在工資上扣不就行了嗎？收房費是舊社會的名詞，二十多年來我是頭一次聽到這個名字。你們到工人那裡收房費，工人聽了不難過。舊社會二房东很厲害。工人住兩間房子多少錢？（趙答：八分錢一平

方米，要一笔一笔算），算一次不就完了，記在工資上。（赵答：还要收水电費）复杂得很。不是还有家属嗎？如果工人自己辦理，由居民委員會推出一个人不就可以了嗎？（赵答：應該改。）

（当問到陈世学同志經歷，陈回答一九六八年八月前当兵时）

不说參軍，說当兵，旧口号，跟刚才說的收房錢差不多。当兵，收房錢，你还习惯得很。台安解放是那年？（答：四八年）你那时才七岁，你从那里听来的当兵的旧口号。老工人同志听得还习惯一点，也不喜欢听了，……那你在军队七年多，学了些文化了。（答：原先六年，现在基本达到初中以上）

（当王德全同志汇报到他十三岁就到銀行时）

那你是在新社会把文化提高的。（王：銀行号召业余讀書，我坚持了十二年，大学毕业。）所以你现在当宣传部长了，元月五号“宣言”是不是你写的？（王：不是。）（杨承效：我让另外一个人写的）（王：那时我在北京汇报山西日報的問題。）你們不是冲了山西日報嗎？是不是？（王：山西日報是他們冲的）你沒冲你汇报什么？（杨承效：他到人民日报社、解放軍报社汇报）你沒参加冲那怎么汇报？（王：分工叫我汇报）你冲了？（杨承效：我点过头，我沒去）

你們为什么要冲！和我談談。

（王德全：山西日報以前是刘少奇的紅旗报，文化大革命以来山西沒发地方稿，不反映地方情况）

登不登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

（王：登的有严重錯誤，篡改毛主席語录，把“我深信”三个字改了。）

沒有了，这三个字沒写和篡改不同嘛！

你們冲了一次，以后又封了，什么理由？

（王汇报冲的理由）

你們十三治两个省革委会常委，为什么不向他們去說就封了？通过省革委可以警告，或者处分，只要理由站得住。你們成立革委会，建立了紅色政权机构了，为什么不反映？

（杨承效：现在不好說，省革委两个月沒有开常委会了，山西省革委会目前不能工作）
两个月沒开常委会，你可以要求开嘛。

（杨承效：这点可能我认识不够，这件事看来目前不能活动）

你自己老早夺了走資派的权，你这次不是“1·12”夺走資派的权了。这不是自己夺自己的权了吗？成立革委会后，为什么不向常委提出？江青同志1967年9月5日讲的，要爱护和支持新生的紅色权力机构，紅色政权办的报，不好可以提意见嘛，内部解决嘛。你們把它封了，革委会又启封，你还承认不承认自己建立的政权。如果理由站得住，处分报社

也好，停几天也好，改組也好。紅色政权組成以后，党的机关报，你可以先和刘格平同志談，完全可以找他行使政权。我向你們讲，報紙小錯誤总有，新生力量，总不能十全十美，我总不能承认你們百分之百正确。地方報紙主要宣传学习毛主席的政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沒有前例的，新生的东西总有些缺点錯誤。

(对杨承效)你有小孩子嗎？小孩子都是毛手毛脚的，莽莽撞撞的，医生和女同志都 very 知道，小孩子是有缺点的，但生命力強。新生政权，新生事物，总不能十全十美，何况你們山西呢？

(对王德全)你起来气很粗，你有知識，不讲理就不好啦。我看你有些知识分子味，为什么不和杨承效同志說一說？(杨：他沒有責任，封報紙我知道，我派他来的，如果错了，我承担)你領头的？(杨：不是，二十多个厂子找我，我点头了)你同意封，你又不去了，作头子的身先士卒嘛。不去，头头失职嘛。(杨：有好多事，我同意了，都沒有去)繼續出報嗎？(杨：三天以后启封了)你們撤出来了？(杨：刘格平同志告訴我們要撤出来，我們就撤出来了。我們这样做方法不对。)我跟他沒通过電話，不曉得，看了材料我知道了，他就在太原嘛。你們和他商量一下，經常出这样的事不好嘛。

王德全同志，我看你虽然是搞宣传的，还是要研究研究政策，学习毛主席的政策。一切問題，我們现在都是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沒有前例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毛主席亲自发动直接領導指引下，我們沒有經驗可以学嘛！学什么？学主席思想，学毛主席著作，学习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和新的政策。針對目前的政策，新的事物，沒有經驗，不懂政策，可以学嘛。你是个有文化的工人，你学了业余大学，也有很多教条，刘少奇的东西也很多，你是业余大学，学得不见得适合目前要求，不见得适合文化大革命的要求。你同样也要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工人阶级知識化，知識分子劳动化。无产阶级更是要讲政策，按毛泽东思想办事。你来了就沒回去？(王：回去过)回去又来了。

(問到李俊良是“决死纵队”組織部长时)你管“决死纵队”組織工作呀！有多少人？(李答：在太原有十万)跨行业的。十三冶有多少人？(李答：七千人)你管全省的有多少人？(李答：快三十万了)现在有没有联系？(李答：沒有了，都归口了)不是又杀出来了？(李答：我弄不清楚)你是組織部长怎么不清楚？

(問到牛发和)你們七千多人，多少在公司，还有多少在外边？(牛答：六百多在外边)在公司的还生产不生产？(牛答：生产。)一月十二日那天游行，你們去沒去？(牛答：沒去)是喜事，为什么不去？(牛答：是一派开的)不是革委会发起的事。“一·一二”游行庆賀，就是你們(指杨承效)搞的，为什么不联合起来搞？为什么不請革委会办？(杨承效答：革委会和駐軍负责同志都請了，誰也不去。)你給他們出难题嘛！要去了就成了亲一派疏一派。要让革委会发起，两派都来参加才好。(杨答：革委会忙不过来)沒有什么事情

做。（杨答：山西情况总理很清楚“他们自己打内战还打不完”）什么打内战！你们不要什么都推到上边。你们下边打内战，影响到他们那里去，你们不打，他们也不打。你是实力派。

“一·一二”夺权总不是坏事，既然是好事，就应大家都来办。在全国山河一片红，其他地方都在抓革命促生产，你在这方面对立不那么好。你给刘格平出难题，为难，他只好不出来，你叫他发起就很好啦。你们五号出了“宣言”，以后撤销了。事情还是商量商量。难道这些同志都是不能一起商量事情，那么死对头？（杨：在这里好一些，在家里见不到面）这是一个巴掌拍不响，是双方面的事，两个巴掌才能响。你们带头嘛，现在把你们请到一起，你们去不去？有什么不可商量，有什么不可开交的。那好嘛，最好在一起嘛，还是在一起好商量事情。

（问了刘学文、徐祥振居住、出身等情况后，又问徐金岭）你们工地上每天有多少人？（徐：现在工地上看不到多少，约有二百人）你们是那个公司？（徐：结构厂）结构厂，不在工地上，原来工地上有多少人？（徐：有一千来人）（有人说：八百多人）八百多人，只有两百多干活，你们一天是两班还是三班？还是一班？（徐：两班）其他人都在家里吗？（徐：有的跑到外面去）比较好的时候上班多少人？（答：好的时候上班约四百人）现在二百人可以干出来干不出来？（在问到王仁山、高义芳生产情况时）这么多人就能完成任务，说明你们人多了。总还有一部分人不参加生产劳动吧，这部分人不参加生产劳动，还是可以完成生产任务，那就是说，你们十二冶、十三冶可以有一部分人在外面串连，所以，这两个公司倒是培养出来这样一部分“造反派”。公司还是受过去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人太多。

（在问到十三冶的人数时）现在一万四千多人在太钢，还有一部分同志不敢回来，还有一部分在外地串连，搞运动，任务还可以完成，这不是说明人多了吗？

（在问到引进设备试运转中外国“专家”的表现时）你们懂不懂，你不要听那些外国人的，外国人都欺负我们，不要受他的欺，你们看，我们上海工人带头，也一定能够做出来。我们的东西已经上天了，谁还怕它？我们是革命的人民，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公民，中国人民决不能输这口气，那不行。他们要唬我们，我们就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管保用不了三季度末，就能完成。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进行安装，我们听毛主席的话，没有什么安装不上去的。我们就是要快点，没有图纸，不少老工人在那里，还不是照样安装上了？就是要争口气，不能松。几百万上千万工人还不能干上去？就是要让它快一点。他们（指那些外国人）就是要磨洋工。你越打得凶，他越呆得欢，你一打，他不但可以在屋里睡觉，还要照他的像，写他的日记，搞了你们许多材料，可高兴啦。在太原你们好的方面、差的方面，都给他们提供了材料。

（问高义芳）十三冶可以保证完成今年任务吗？今年这里的任务，在两派对立的情况下，能不能做完？这主要看你们团结的力量了。革命不要让人家看笑话，生产也不要让人家

看笑話。你知道太鋼去年完成任務沒有？太鋼來人沒有？太鋼生產怎樣？聽說成立革委會又分裂了，那個出來了？（石珍山：紅總站）又分出多少人？另外一派組織叫什麼？（石：“兵团”）多少人？（石：一万三千人），兵团多一點。他們不是成立革委會了嗎？（石：成立是在這裡成立的，九月份達成協議，十月十三日批准，十月十九日成立）最近什麼時候又分開了？（石：從去年十二月開始，去年年底）分裂出來影響生產嗎？（石：成立革委會時生產上升很快，分裂後下降也不少。）缺原料不？（石：不缺，煤卸不下來，壓了車皮四百輛）你們都是工人，看着車卸不下來，你們聽到這個事情心裡好過嗎？我們搞文化大革命，把走資派打倒了，現在我們的生產情況，能夠比走資派掌權時搞得還壞嗎？全國山河一片紅，你們太原落後了。山西奪權最早，現在太原落後，你們幾位老工人說說看，心裡好過不好過？（眾答：不好過！）

在冶金會議上，上鋼代表、山東代表不是到你們那裡去了嗎？山東的到你們十三冶促進你們，你們十三冶不是東北的就是山東的，你們都是老乡，要比一比。山東搞得那麼好，你們落後，心裡不難過。十三冶你們要有信心，大家把這裡搞好，比以前搞得更好些。（高義芳：太鋼工程排队，被排到第九位）看你們這樣鬧，還得靠後點，搞好了就排到前面去。你們在這裡說我就記下來了，看你們能不能做到。你們不能當面一套，背後一套，我們跟毛主席干革命，說話要算數，兩派頭頭都在這裡，大家都聽到了。

把你們革委會主任孫茂先請來好不好？你們革委會主任不來不行。（楊承效：家里有分工，他抓革命）抓革命促生產，在一起才能搞好。家里還有政委王國太，你的助手多，還有姚恩泉（袁振：姚恩泉到北京報喜來了）叫他們都來，為什麼不來？把姚恩泉也請來談一談。你打個電話叫他來嘛。大家來促進嘛。（袁振：他在三官廟）袁振同志，你是革委會副主任，又是鞍山出身，我真替你着急。把那個孫茂先也請來，一起來，大家一起促進嘛。家里還有王國太，不行也都請來。（對朱互寧同志）請你打電話。現在已經是三十一號了，整個冶金計劃就等你們了。全國一盤棋，你們要為新中國建設出力，就剩太鋼落後，這對太原革委會，對山西省革委會來說很不光彩。你（指楊承效）是常委，他（指袁振）是副主任，陳廣仁也是常委，你們三位怎麼好交代？在北京談好才能回去。

（當陳廣仁匯報到基建任務只完成了投資額，沒完成生產項目時）噢，還有這麼一個訣竅，你講，你講，這都是呂東、王鶴壽搞的名堂。

（當陳廣仁匯報到兩派對干部孫茂先和宋勁波有不同看法時）宋勁波來了沒有？為什麼不來？你們自己安排的三個干部，是兩派聯合的嗎？孫茂先抓革命，宋勁波管生產，這不好！抓革命促生產是一句話，不能分開，搞二元論，一心不能二用，抓革命促生產是連在一起的。要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對干部要一分为二，這是主席講的干部政策。主要就是這兩個人，一個孫茂先，一個宋勁波，都搞抓革命促生產，分割不好，分割是二元論嘛。要一元

論嘛，一分開，就是楊獻珍的二元論了。

你們現在不要講派了，講派我不願意聽。剛才你說利潤掛帥的事我懂了。

現在山西的衛恆、王謙都打倒了，為了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要把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舉得高高的，把業務搞好，應該是這樣一個精神，質量也就高了。如果一邊打架，在外面打架，燒房子，傷人，家屬過去打傷了，這個還是革命的問題沒解決。

(當總理問到孫鳳田、牛發和時)……你反對武鬥，你這個副指揮，不主張武鬥？兩派斗智，動口不動手，為什麼要動手？為什麼抓人？不抓不行？來個決定，來個“五不”。要象解放軍那樣執行“五不”，不動氣，不動口吵架，握手不動手，不帶槍，不動槍。要按毛主席、林副主席教導的“五不”去執行，先達成“五不”協議行不行？我希望十三冶公司也搞這麼一個協議行不行，我提議搞這麼一個決定。兩派搞大聯合，這個行不行？你說他保，他說你保，我都不管，我看都是革命羣眾組織，要團結。

(對姚恩泉)你是指揮還是參謀長？要搞“五不”協議，你說贊成不贊成？(姚：可以)陳廣仁同志同意嗎？(陳：堅決同意！)，聯合要一步一步走。你們是頭頭首先要帶頭。你們是指揮、副指揮，王國太是政委，我看也請他來。朱互寧同志現在就打電話請他來。兩派不管什麼派，反正我看都是革命羣眾組織。還有孫茂先、宋勁波也請來。電話你們打，北京飯店長途電話一接就通，很方便。你們可不能在北京飯店指揮武鬥，在北京飯店指揮武鬥，我們就要勸阻了。請王國太、孫茂先、宋勁波明天都要來。

(當肖鳳淑匯報到幼兒園兩派對立情緒嚴重時)這麼厲害，都是人民內部矛盾，不能強加於人嘛。楊承效同志，你這強加於人，強加得了嗎？要匯報匯報這個問題。你曉得這是國民黨、法西斯、蔣介石才這樣作的，國民党的東西，我比你懂得多。我們是共產黨毛主席領導的新中國，就是不能強加於人。就是要大家覺悟起來，自覺地學習毛主席語錄，學習最新指示，接受毛澤東思想。要走這條路，強加於人不行。有的人就是不會作工作，解放軍也有革命幹部也有。要學毛澤東思想，要按毛澤東思想學會作工作，不要強加於人。現在是不是可以講團結？見面還罵嗎？

(問黃成金)打架贊成不贊成？什麼“坐下來就是勝利”？干活還是要干活，不干活怎麼叫勞動工人？不打不罵，剛才說了“五不”，你贊成不贊成？不動氣，不動口罵架，不動手打架，不帶槍，不動槍。這“五不”你贊成不贊成？(眾答：贊成！)我現在就是要說服你們兩派坐在一起，先搞這個“五不”。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我們就根據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提出了這樣的辦法，幾百萬解放軍，罵不還口，打不還手，真是舉世無雙的軍隊，就是听话。反對不勞動，大家都回到公司去勞動。一定要實行這五條決定。

(有人說十三冶有個把壞人挑動)有壞人挑動，這個看法我百分之百贊成。

(問姚恩泉報的什麼喜)你們來報這個喜，我慶賀你們，我完全贊成這個報喜，要求完

全实现。我坚决支持，坚决拥护，要自觉地达到五个“统一”，这可不是容易的。

(問姚恩泉)你写的什么报告，什么好东西，怎么不給我看？(姚把喜信递给总理。总理看着报喜信)你这不是說“革命委員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紅旗，奋勇前进，彻底貫彻党的十二中全会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认真搞好斗、批、改，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还不都是很好的口号嗎？“在山西省革命委员会领导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支左部队的帮助下，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唸报喜的四个項目)你是什么时候来的，你看了你們太鋼还有多少車皮沒有卸貨？你是工人也不关心这个事。要狠抓革命，猛促生产，用毛泽东思想統帅一切，自觉地把革委会建設成为統一思想、統一政策、統一計劃、統一指揮，統一行动的战斗的指挥部帶領全体革命职工，很好的貫彻执行八屆十二中全会和两报一刊元旦社論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以更优异的成績，迎接九大胜利召开。我完全拥护贊成。别的沒有要求，就要求这一点。

好，杨承效先讲(杨詳細汇报了公司革命生产情况)完成一項生产指标比較好，不管大小，完成一項总是好的。

(当杨汇报到两派互相抓人时)现在还有抓人沒有放的沒有？(答：有)是不是还有？有就都放了嘛。(杨：今年还有，四楼还住着几个人，都是羣众定了性的四个人，都是干部)不是对方的就不管了。你可以打电话回去，如果有对方有羣众被抓就要放了，你們紅总部也是一样，如果有也要放。(陈广仁：我們保证沒有。)如果有你怎么交待？你底下七千多人，就沒有一个人不听你們的話？你不要說得太絕對了，七千人你能管得了？

(当杨承效汇报到夺权問題时)你們夺了权，再夺权，是夺誰的权？是夺自己的权。是夺集体的权。把这个权搞垮了。副指揮也不帮助你嗎？和政委商量沒有？你們沒有想一想？

(当杨承效汇报到原政治部副主任四清下台干部蔡洪生一直和另一派住在铁路技校破坏大联合，他过去抽工人和小孩骨髓，搞了二百多針，自己打了四十多針，其余由他分配时)(陈广仁：抽骨髓是原太鋼党委李晓林他們搞的，蔡洪生四清下台主要是男女关系問題)还有誰？(袁振：还有李晓林，陈郎环，黃墨宾)把材料給他們(指“紅总部”)看，如果有材料可以公开。这种事情，是灭絕人性的，是阶级異己分子干的。从老工人、小孩子身上抽骨髓，这是反动的。你們如果有材料可以交出来，可以通过领导机关公开出来，对方組織里边羣众就会听了，材料也要交给部里。如果这个人确实象你們說的那样抽工人、小孩子骨髓，那非惩办不可。

(杨承效汇报到8731部队还未完全撤出，38軍三結合的干部刚进去时)还需要多来一些人，他們两个都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杨：在我們那里是年四旺那个連队的)年四旺

自己呢？（答：在北京，刚回去）要年四旺来嘛，也来做工作。

（当陈广仁汇报到对结合的干部看法有分歧时）旧党委有多少人？（王仁山答：23个，常委9个）九个现在站出来几个？宋劲波是不是？（答：九个常委有他们两个人，一个是孙茂先，一个是宋劲波）你（指王仁山）把九个名字都写一下。（王仁山写名单交总理）你们双方共同审查干部嘛，一个孙茂先，一个蔡洪生，你们双方把材料都拿出来嘛。

（当双方争论“管得宽”战斗队时）你们在北京，在毛主席身边，就互相吵，那回去还得了？！我看还是请冶金部军管会，还要请后勤工程兵，请他们十位同志帮助做工作。孙茂先、宋劲波、王国太都请来。首先达成我提的那个建议，达成“五不”协议，搞大联合，大联合搞不成，你那个“九·二九”协议也搞不成，不然怎么审查干部。要有步骤，要有办法，办法就是首先达成“五不”协议。虽然你们对打死了战友生气，但是不要互相指责。要把仇恨集中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身上，集中到刘、邓，还有彭真、薄一波，他们是山西的叛徒，还有他们在山西的代理人卫恒、王谦，仇恨要集中到他们身上。对本单位共同反对的走资派，要一起揪斗。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不要认为人数多就永远多，人数少的就永远少。主要看你们能不能按毛泽东思想办事，跟毛主席革命路线，跟得紧不紧，对毛主席最新指示，能不能落实、坚决执行，少数会变成多数，跟得不紧，多数也可以变少数。革命群众组织是发展的，不会停滞起来的。所以，当权的不要笑得过早，不当权的也不要翘尾巴。两派革命群众，都要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就是要搞好革命大联合。你们现在还是这个阶段。搞得快联合好，就可以搞革命三结合。现在谈干部问题，还早一点，必须先搞大联合。要打电话回去，实行“五不”，加紧来做，连这都不能作，还能叫工人阶级？

太原出了个传单，用产业工人名义。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是指的产业工人。工程公司，流动性很大，是产业工人，又不完全是。所以你们要赶，要加强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要讲毛主席的政策，用革命纪律性约束自己。如果“管得宽”战斗队你是讲道理的，不是气汹汹的，人家就不会动气。“管得宽”战斗队要讲道理，要以理服人，不要强加于人。

（当问到姚恩泉的经历，姚回答当过兵时）你怎么也提当兵，这不是从你嘴里说的吗，我们解放军叫参军、入伍。这些话是旧社会的东西，在你身上反映出来，你怎么还说这种话，为什么有这种话，或是家里、亲戚、朋友说的，我们当红军的，听不来这种话，总觉得是送郎、送子、送丈夫当红军。旧社会习气在我们工人身上很多，不要认为是金字招牌。毛泽东思想无敌于天下，每个工人还要不断改造自己。就是工人阶级本身也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

你们写的报喜信，我赞成。把革委会建设成自觉地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的战斗指挥部。

前面我說过了，首先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毛泽东思想統帥一切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支左部队的帮助下，自觉地做到毛主席教导的“五个統一”，这样才能更好地领导全体职工，完成八届十二中全会和元旦社論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

“自觉地”三个字非常重要。从解放军的“五不”搞起、要“五不”（指：不动气，不动口，不动手，不动武器，不带武器）：不动气，一动气就不冷静了，不动气，才能说服人。不动口，不是不说话，是要讲道理，要以理服人，不强加于人，不吵架罵人，才能讲理。不动手，就是不打、不捉，才能互相讲团结，伸出团结的手，要做批评和自我批评；动手打敌人是需要的，对自己人、对阶级弟兄就不需要动手了，不应当打。不要动用各种武器。同时不带各种武器，对阶级弟兄带武器干什么？一方如果讲理不动气，就打不起来。刚才我看了你们吵得很厉害，我都好笑。看着你们吵，结果你们也吵不起来了。平心静气，解决问题。夺权他们（注：指“兵团”）参加了。既然一道参加，为什么把自己的历史推翻？历史是客观存在，只有你乱搞，自己把历史毁掉。要爱护自己的历史，立新功。

今天讲这些，把同志們請来，我們推动你們一下，开个头，以后还是請冶金部軍代表同志，山西来的軍队同志，总后工程部队（注：原来在十三冶負責支左的）的同志和你們一起做工作。达成协议，真正做到“五不”。你們要搞好团结，第一步就是搞好大联合，真正遵守“五不”，才会联合起来。刚才这句話（注：指报喜信上說的自觉地做到“五个統一”）后面再加上一句話，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彻底貫彻毛主席的各项指示和政策。更重要的一点是十三冶金建設公司，在太原，一万多人起很大作用。你們（注：指杨承效）搞一个宣言，错了就是一个反复。幸好，你們听了刘格平同志的話，把它收回来了。以后单独搞“一·一二”夺权二周年紀念会，搞成分裂形勢。你們为什么不让革委会出面号召，如果是革委会出面号召，大家都参加，整个气氛就会好得多，事情会搞的更好的。可是你們不和刘格平同志商量，单独庆祝。你們知道么，外国人就住在那里，在那里收集我們的笑話。工人阶级最爱我們社会主义祖国，我們怎么能夠叫资本主义国家看笑話。赶快讓他們走，就是今年的任务坚决完成，我們自己拿图纸来干，何必等到三季度。有的要拖到三季度。越快越好，如果你們那个地方安装技术力量还不夠，可以从上海調熟练工人来。我們自己可以解决，为什么要那么多外国人，现在三十多个，以后还要到四十多个？要他們重新控制我們。并且國內存在反革命分子，外面还面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他們肯定会搞我們的情报。在敌人面前，你們該不該联合起来，該不該团结起来（众答：應該！）这个沒有問題，真懂了，把一切仇恨集中到敌人身上去。

现在有一百多辆汽車运送救济糧食到晉西北、晉中去，停在你們“紅总站”不走了。（杨承效：沒有在十三冶，在太原机械学院）太原机械学院也是“紅总站”观点。不知有什么問題，为什么把車都开到那里去。你不知道这些車是中央給农民送糧食的，这消息你們知

道。山西不是有些地方鬧荒嗎？特別是晉西北、晉中。這裡（指機械學院）來了一百零七輛車就是不肯交。我本來想打電話給劉格平，叫他直接到十三冶坐陣去處理這個問題，後來一想，山西情況比較複雜，如果劉格平出了事情，還要我負責任。還是要請你們去解決。（楊承效：我打個電話）你打電話回去，我也打個電話給劉格平，把問題講清楚：（姚恩泉：現在採取措施了，十三冶調車子）十三冶調車子更好，但是這一百零七輛車子，一定要開出去，不然就要批評汽車公司。

我還沒講你們山西的形勢，山西的形勢是最落後的了，你不難過？我看你們這些人山西人不多，只有一個醫生同志。你們山西的文水是出劉胡蘭的地方，你們這樣搞，我覺得難過。抗戰初期我在山西呆了幾個月。你們那裡是出煤的地方。第一位是遼寧，第二位就是山西。你們山西有一個汾西煤矿生產上不去，去年主席生日的大喜日子，相同的條件，大同、陽泉都搞得很好，加倍的生產。你們上不去，大同、陽泉給你們背上了。尤其大同，那裡不鬧派性，一個大同就是七萬多噸，一個礦就是七萬噸，相當於全省的嘛，這真是英雄，一聽到這就高興。為什麼汾西的羣眾、晉中的羣眾、太原搞得這樣，就是鬧派性，不是搞大聯合，不是搞革命推動生產。你們十三冶在太原變成一個中心。請你們來，會上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就是希望你們搞好大聯合、大團結，按照毛主席的政策，毛澤東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來做。個人還能有什麼別的路線、別的政策？總之，我們只有一個思想，就是毛澤東思想；我們只有一條路線，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我們只有一條道路，就是社會主義道路；我們只有一面紅旗，就是毛澤東思想的伟大紅旗，我們只有一個司令部，就是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

山西去年有些地方遭災，有些歉收。為什麼大寨增產？就是人的問題，你們就是在那打仗，就是武斗、吵架，城里鬧到農村，糧食收不上來，要別的省運糧食進去，到山西汽車又不通，鬧派性，你們看着農民弟兄餓飯，不感到痛心，這是階級感情問題。汽車要到離石。看着農民沒糧食吃，餓肚子，你們不難過？！現在象你們這個省這樣的不多了。我講這個話動一些感情，但不生氣。如果恨，對敵人是恨，對你們是勸說。你打個電話，要保證三十一號把車子都開出去，把糧食運到離石、中陽、一百零七輛車，如果這不執行，我們要通報。沿途派部隊保護，由解放軍保護路上安全。在城里“紅總站”多一點，在農村“紅總部”多一點。（有人說不是“紅總部”，是“兵团”）我記不清你們這個名字，反正是兩大派。你們要促進團結，不要推到上面和下面。不要怕擔責任，你們都負起責任來好不好？（眾答：好！）

今天就講這兩個問題，一個是先要達成革命大聯合，達成“五不”協議。（楊承效匯報他和陳廣仁在東單招待所時住在一个屋子里）還是這個辦法好，陳廣仁、楊承效住在一个屋子里。本來是一對紅，現在背對背，誰紅，都不紅。要一對紅嘛！你們兩個表示一下子。（楊、

陈两人握手，总理带头，大家热烈鼓掌）当然不是你們两个人，你們大家都是这样。那位老工人也是气冲冲的，那个女同志也是气鼓鼓的，气要对反革命。你們握手好不好？一老一少握手。（两人握手，大家和总理一起热烈鼓掌）

现在你們住北京飯店，有个很好的条件，你們有一个好的地方。山西做第一步工作，北京飯店服务员向你們学习，你們不要在服务员面前吵架。

今天回去，就打電話把孙茂先、宋劲波、王国太調来。原来在十三冶支左的总后工程队来十个，年四旺也来，帮助你們做工作。電話今天打，我也打電話，打給解放軍。（陈广仁說现在十三冶住了外面二十多个单位，五百多人……）你方才說的中心是，反正不團結。那里有問題，蒼蠅蚊子就到那里。你們那里有問題，他們才到你們这里来。现在全国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太原，一个是徐海，徐海是一个地区，有几百万人口，你們是一个省，不到两千万（有人說一千八）（杨承效說，孙茂先和王国太来了，宋劲波是管业务的，是不是要高义芳回去）就是几天嘛。有事打電話回去，北京飯店要长途電話一要就通。家里有事打電話来。

就是要搞“五不協議”，这样就不要去搶枪了。我們軍队有一个金属仓库，有很多貴重东西，你們进去了沒有？（杨承效：沒有）听说是晋中一个大組織“紅總司”的下屬組織，要撤，占了就要撤出来。反正一步一步地來解决。你們既然到北京來解决這個問題，要好好工作，好好解决，在这不要耽得太多了，回去搞好革命，今天不过第一天，等他們都来了再談一次，推動推動，把两派的革命大联合搞好，两派一起真正解决問題。然后进一步把革委会搞起来。原有革委会基础不能不承认，因为經過省革委会批准的，山西省革委会批准的，在这个基础上改組，让两派一同达成改組協議。原来步驟猛了一点，快了一点，这次先达成“五不”協議，別再反复了。

今天我把我要說的話都說了，說到底就是要你們搞大联合“五不”協議。袁振同志也知道，要勇于承担责任好不好（答：好！）好，就說到这。